

有没有那种女主是妖艳贱货又沙雕的小说推荐？

我是史上最年轻力壮的太后，现在正把狗皇帝搂在怀里。

狗皇帝被我勒得喘不过气，哑声道：「悍妇，放开朕，朕要打人了。」

「不服来干。」

「朕数到三，一！」

「皇上奶 fufu 的，几岁啦？」

「二！」

「皇上毛孔好细，擦的哪个牌子的面霜？」

「三！」

他突然弹起，挣开我的束缚，反身把我压在书桌上。

「向暖阳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」

我啪地给他一耳刮子，「叫太后。」

他啪地还我一耳刮子，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」

我啪啪又给他两耳刮子，「逆子！」

他这次没还手，冷着脸放开我，理了理被我扯乱的龙袍，拂袖而去。

唉，不服管教，气死哀家了。

我反思自己，可能是我刚当上太后，还没建立起威信。

而且这位新皇帝，与我有过节。

他，是我前男友。

当初，我们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他突然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，我和他当街打了一架，我把他的脸抓得稀烂，然后一拍两散。

后来我嫁给了他哥哥，再后来他哥哥当了皇帝，我成了皇后。再再后来皇帝驾崩，我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太后。

怪就怪先帝没留下一儿半女，皇位就落在了我前男友手里。

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从今往后我俩是没完了。

二、

但这些烦恼暂时都可以抛在脑后，我要先享受一下做太后的快乐。

我也是做了太后才知知道，做太后，真的是太太太快乐了。

地位更稳了，工资更高了，不用跟别的女人争宠了，从此跻身最高统治阶级了。

而且可以一直这样爽到老。

我先把新皇帝的后宫召集过来，训了个话。

内司监主管大太监王金山长得太丑，我就把他打了一顿赶出宫。

我还给我娘家赏了一百亩良田，我母亲高兴得不行，托人送来她亲手缝的沙袋，供我每天练习打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脸色了，连皇帝都得看我脸色。

比如现在，我凤颜大怒，要求皇帝把柔嫔打入冷宫。

皇帝冷着脸，很不爽，但他当众不好发作，只能沉默地站在那里。

柔嫔跪在地上哭，她很委屈，大概是不知道哪里惹到了我。

起因是有宫人跑来告状，说柔嫔谋害别的嫔妃，我正好看柔嫔不顺眼，一拍大腿，也不问证据，直接决定拿柔嫔开刀。

其实我也不知为啥，每次一看到柔嫔就烦，就想把她往死里整。可能做太后的都是那么任性。

柔嫔怎么求饶也不管用，最后被逼急了，脱口而出：「你这个疯子！」

皇帝眼锋蓦地凌厉，低声斥道：「闭嘴。」

柔嫔愕然，慌忙捂住嘴。

皇帝挥挥手：「打入冷宫。」

柔嫔被拖走了，我坐下来，喝了两口茶，润润嗓。

皇帝问我：「怎么样，开心了吗？」

我感觉他想揍我了。

「开心。」我不惧挑战。

「开心就好。」他淡然道，「以后太后看谁不爽，直接打入冷宫就行，不必告诉朕。」

我错愕。什么情况，他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孝顺了？

三、

新帝登基后不久，准备大封六宫。

陆尚宫把待册封的后妃名单呈给我过目，我看到第一行写着：「皇后 夏小窗」。

我皱了皱眉，头突然很痛。

等着头痛劲儿过去，我拿起笔，把「皇后」俩字划了，改成「美人」。

美人在后宫等级比较低，从皇后降到美人，也就降了五六七八级吧。

我解释说，年轻干部还是要从基层干起，干出成绩了再提拔。

陆尚宫把名单拿回去汇报，没过一会儿，皇帝亲自前来兴师问罪。

果然，夏小窗在他心里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

「太后，夏小窗是朕的原配妻子，为什么不能封皇后？」

「因为哀家不喜欢她。」

「太后有见过她么？」

我想了想，还真没见过。

这两次召集后宫训话，夏小窗都请病假了。

「既然没见过她，为什么不喜欢她？」他拳头捏起来，准备打我了。

为什么？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？

当初就是因为夏小窗横插一脚，我们的婚事才黄掉的，他全忘了？

想到夏小窗这三个字，我突然又一阵头痛，扶着太阳穴往后跌了两步。

「暖阳……」他松开拳头，上前扶住我，「你没事吧？」

我摆摆手，「皇上，你不要跟哀家顶嘴，哀家年纪大了，情绪不能激动。」

他无语片刻，答道：「好，都听太后的。」

四、

皇帝扶我上床躺着。

我睡了一会儿，迷迷糊糊地，感觉有人握着我的手。

我下意识唤道：「倪俊。」

那只手僵了一下，旋即把我握得更紧。

我睁开眼，原来，他不是倪俊，他是倪俊的弟弟，当今皇帝。

我笑了笑，「你们兄弟俩长得真像。」

他垂眸，没有说话，没有表情。

倪俊就是先帝，是我死去的夫君。

我们成婚两年有余，他待我极好，极好极好。

后来，他就驾崩了。

我承认，这段对他的介绍有点短，只有三十七个字。但字短情长，我日日都在怀念他呢。

「你想他么？」皇帝突然问我。

「想，恨不得随他而去。」

「骗人。」他笑起来，在我脑门上用力敲了一记，「朕看你每天快乐得很。」

他很少笑，一般都是高冷高冷的，这一笑，暖得像冬天里的太阳，一时把我看愣了。

他也愣愣地看着我。

看着看着，脑袋就凑了过来，吻了一下我的脸颊。

我啪地给他一耳刮子，「敢轻薄太后？」

他恼怒，抬手想还我一耳刮子，手到半途硬生生收住。

然后黑着脸走掉了。

五、

除了偶尔和皇帝干仗，最近我其实很快乐。

所有人都顺着我，由着我胡来，由着我折腾。

我制定了晨昏定省，后宫妃嫔每天早晚要来给我磕头请安，听我发飙训人。

但夏小窗一次都没来，说是一直病着。

其实，哀家挺可怜那丫头。

她父亲是大奸臣夏乘凉，权倾朝野二十年，不久前被先帝倪俊扳倒。

夏家十八口人，满门被灭，只留了夏小窗一个活口。

当今皇帝肯保着她，还想让她当皇后，看来也是真爱了。

而我不让她当皇后，也是为她好。她现在应该低调，蛰伏，不能太出风头，不然惹人嫉妒。比如哀家就嫉妒她。

我想了想说：「哀家去看看她吧。」

陆尚宫大惊失色，拦住我：「太后娘娘，不能去啊，皇后……啊不，夏美人病得太重，会把病气过给您。」

「哀家年轻力壮，不怕。」

我执意去往元佳宫，一路上各种人都在劝阻我。不明白他们到底怕啥，怕我把皇帝的心上人给吃了？

到了元佳宫门口，宫人跪在地上把我的腿死死抱住，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。

我倔脾气上来了，和他们拉锯。

这时，皇帝赶来了。

他看上去有点慌，不若平时稳健。

「向暖阳，不许进去！」他急得直接喊起了我的名字。

「哀家就是进去看看夏小窗，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啊？」

「你不许看她！」他强硬极了，「这辈子都不许见她！」

我勒个去，过分了吧.....

我正想冲上去打他，他忽然软了语气：「她的家人都没了，可怜得很，就不要去打扰她了，好吗？」

我挥到半中央的拳头停住了。想想也是，同是在朝为官，我爹全身而退，她爹却身首异处，这种时候我在她面前晃悠，不是赤裸裸的炫耀么.....

我放下拳头，「好吧，哀家不打扰她就是了。」

皇帝松了口气，如蒙大赦，上前扶住我，「朕陪太后回去休息。」

我们肩并肩走着，我随口问他：「皇上，你喜欢夏小窗么？」

他沉默片刻，回答：「喜欢。」

「有多喜欢？」

「喜欢到愿意为她做任何事。」

我心头一堵，「皇上这是真心话，还是故意气哀家？」

「朕喜欢朕的妻子，太后气什么？」

我翻白眼，「喜欢她，那就赶紧让她给你生个子嗣啊，哀家也好提拔她。」

「谨遵太后教诲。」

六、

我把夏小窗抛到脑后了。我要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太后。

今天是我的生辰，我想我爹娘了，记不清多久没见他们了。

我爹一辈子事业成功，官至宰相。老了以后也不贪恋权位，新帝继位后主动请辞，带着我娘安心享受退休生活。

俩人小日子太滋润，都把我这个女儿都抛在脑后了。

我下达懿旨，召我父母入宫。

崔尚宫却回禀我，我爹带我娘云游四海去了。

嘿，老两口真会玩。

我爹给我留了封信。

我打开信，信上写着一行潦草的字：丫头，要开心哟。

开心？这个我擅长！

我要搞生辰趴体！

说搞就搞，康孝宫张灯结彩，妃嫔命妇齐聚一堂，喝啊吃啊嗨啊跳啊，苏喂苏喂苏喂，嗨爆全场。

鹿王妃跑来给我敬酒，醉了吧唧地说：「皇，皇后娘娘，您真是越活越年轻！」

「哀家现在是太后了，谢谢。」我跟她碰杯。

「啊……」鹿王妃恍觉说错了话，尴尬找补：「那，那您可不能忘掉皇上啊。」

忘掉倪俊吗？我笑着摇摇头。

怎么可能忘掉他，他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。

皇帝一直没来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看来不够重视哀家。

夜里，趴体结束，人都散了，皇帝终于来了。

我有点喝醉了，看着他，刹那以为是先帝倪俊。

兄弟俩长得真像，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性子却是天差地别。

倪俊是个极温柔极深情的人，而他这个弟弟，就是个臭屁。

他身上也是一股酒气，敷衍地跟我解释：「今天小窗生辰，朕陪她。」

哀家过生辰，她夏小窗也过生辰？咋那么会挑时间呢。

我说：「滚滚滚，陪你的小窗户去，哀家要睡觉。」

他冲着我打了个酒隔，熏得我差点薨逝。

「滚！」我给他一拳。

「悍妇！」他还我一掌。

我俩又打起来。

打着打着，就打到床上去了。

我骑在他身上，咣咣给他几下。

他翻身把我压下去，呲啦啦扯我的衣服。

我也不甘示弱，奋力扯他的龙袍。

他一俯身，紧紧贴上来，咬住了我的嘴唇。

我蹬，我踹，我打，他也不闪躲，硬生生扛着，就是不放开我可怜的嘴唇。

最后，我快要窒息了，他才松嘴，迷离的醉眸在我脸上打转，含糊唤道：

「小窗.....」

妈惹法克，你轻薄哀家就算了，居然还叫别人的名字？！

我一发狠，把他掀下床去。

他生气了，冲上来想把我一顿胖揍，要下手时却犹豫了一下，被我抢得先机，反把他一顿胖揍。

我俩就这么打到天亮。

早上酒醒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妥。

太后和皇帝，寡嫂和小叔子，在床上闹腾了大半夜，传出去让别人怎么想？

皇帝倒是无所谓，还不顾我的阻拦，把一大帮子宫人叫进来伺候他洗漱更衣。

而宫人们见到我俩衣衫不整的样子，并没有任何惊讶之色，好像都习以为常。

而且，我看那陆尚宫，眼角眉梢貌似还有喜色？

皇帝意犹未尽，又继续犯贱，凑在我耳边说：「太后昨夜好野好辣。」

我飞速赏他一个响亮的耳刮子。

他这次没还手，也没黑脸，居然.....居然笑起来了。

那笑容，带着一丝小甜蜜，一丝小羞涩。

七、

这之后，皇帝往我这跑得更勤了，每次非要挨我两下子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他既然乐意，那我也不介意把他当沙袋。

最近几天，我不太舒服，打他的时候都使不出劲儿。吃饭总恶心呕吐，葵水也拖延了很久。

我瘫倒在床，「快，传花太医！」

太医花不虚来为我诊脉。他刚把手指搭在我脉上，我就迫不及待问他：「哀家是不是.....」

「是不是什么？」他不懂。

「就是那个了。」

「哪个了？」

「哀家有喜了，对不对？」

「啥？」花不虚吃惊。连忙仔细听脉，思忖片刻，「还真是，太后敏锐，这都被您发现了。」

「这是先帝的种。」我摸着肚子，羞涩。

先帝驾崩前，我和他还恩爱过，不知是哪一夜珠胎暗结。

「花太医，能不能先帮哀家保密？」

「太后放心！绝不走漏半点风声。」花不虚拍着胸脯保证，「只要太后给够封口费。」

我只好把我的玉镯取下来赏给他。

八、

来不及感受将为人母的喜悦，我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我肚子里这个，是先帝的孩子，他唯一的骨血。

当今皇帝，会怎么看待这个孩子？

只要他是个正常人，都不会欢天喜地迎接他的降生吧.....

依照本朝礼法，他哥哥倪俊这一脉才是正统。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，他很可能得立这个孩子为太子。

可是哪个皇帝不想把皇位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呢？

那我这个孩子，要还是不要？

当然得要，这是先帝倪俊留给我唯一的東西。

在显怀之前，我必须想出一个办法，确保自己顺利把孩子生下来。

正当我苦思冥想茶饭不思时，皇帝又来找我。

这次，我没有打他。

我怕一个闪失，伤了肚里孩子。

他各种挑衅，却迟迟挨不上我的打，就有点纳闷。

「太后，朕向您禀报一件喜事。」他阴恻恻。

我预感他在憋大招。

果然，他说出了一句让我喷茶的话：

「小窗她有身孕了。」

我血冲上头，下意识给了他一耳刮子。

这一巴掌扇下去之后，我有点懵。

我，为啥要打他？人家媳妇有孩子，干我屁事？

可我心里为什么酸酸的呢？

夏小窗总是那么会挑时间。我过生辰，她也过生辰；我有孕，她也有孕。

这下麻烦了，我的孩子和夏小窗的孩子，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啊。

她女孩，我女孩，相安无事。

她男孩，我女孩，皆大欢喜。

她男孩，我男孩，必有一战。

她女孩，我男孩，我死定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得干掉夏小窗的孩子！

打定主意之后，我揉了揉皇帝被扇红的脸，笑道：「哀家是太高兴，手失控了。夏美人怀孕是大功一件啊，哀家建议给她升个位份吧。」

皇帝挺高兴，强行留下来陪我吃了顿午饭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九、

干净利落搞掉其他嫔妃的孩子，是一名宫斗人的基本素养。

可是，我根本接近不了夏小窗。

任何事，只要涉及夏小窗，所有人都防着我、逆着我，不惜得罪我。

我知道他们是有皇帝的授意，皇帝不让我碰的人，我无论如何也碰不了。

我有时真的很嫉妒夏小窗。她是大奸臣的女儿，她父亲夏乘凉把持朝政二十余年，连先帝那样温柔和善的人最后都忍不了，对夏家大开杀戒。可当今皇帝，不但保了她的性命，还将她宠上了天。

嫉妒使我面目全非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干掉夏小窗的孩子。

于是我尝试买通花不虚帮我办这件事。他是太医，有职务之便。

花不虚狮子大开口，跟我要一大笔劳务费。

我忍痛满足了他，开始焦急等待。

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来夏小窗落胎的消息。

反倒是，我发现身边宫人在偷偷准备婴儿的衣物用品，准备拿去孝敬夏小窗。

这帮吃里扒外的家伙。

皇帝好几天没来找我，大概是忙着陪夏小窗。

这天晚上，我正准备用晚膳，他来了。

「朕也还没吃，陪太后一起吃吧。」

我俩相对而坐，默默吃菜。

吃到一半，他忽然说道：「对不起，朕容不下这个孩子。」

我一愣，立刻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

看来，他已经知道了我有身孕的事。并且，他不能容忍。

我的心，顿时哇凉哇凉的。

我低头扒拉碗里的菜叶子，「你哥哥泉下有知，会无比心寒。」

他竟厚颜无耻：「他早投胎了，不会知道的。」

我把筷子一摔，「那你想把我怎样？」

「你有两个选择。」他冷血地说：「第一，打掉这个孩子。堕胎药朕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」

「哀家选第二！」

「第二，做朕的皇后。」

我怀疑我听错了。

做他的.....皇后？

「朕听闻外族有一种收继婚，兄长亡故后，弟弟可以把他的妻妾收入房中，兄长的儿女便也是弟弟的儿女。」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「只要你做朕的皇后，朕就乐意接受你腹中的孩子，并且，让他做太子。」

我咀嚼了好一会儿，才消化他这段话。

怎么说呢？这个条件相当变态。

我却鬼使神差问道：「那夏小窗呢？」

难道他不是想立她为皇后，让她的孩子当太子？

他却道：「随她去吧。」

十、

我告诉皇帝，此事容哀家考虑考虑。

皇帝同意了，反正孩子不在他肚里，他不急。

他走后，我思来想去，辗转反侧。

要我把这个孩子打掉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倪俊英年早逝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只有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可以证明他曾在这世上存在过。

他贵为天子，却活得十分辛苦，大奸臣夏乘凉把持朝政、肆意妄为，几乎威胁到倪俊的人身安危，令他日日坐难安，寝难寐。

终于，他苦心积虑，一举铲除了夏乘凉。可还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，又不明不白地死去，如烟一般消散无踪。

甚至没有机会与我这发妻道个别。

他活着的时候我帮不了他，他死了，我能为他做的，就是留住他这个孩子，留住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。

以此证明，我们爱过彼此。

我要留住孩子，但是，我也绝不可能做当今皇帝的皇后。

我总感觉，他有阴谋，事情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。

我只能作出第三种选择：逃。

可是怎么逃呢？我周围都是间谍和刁民，没人能帮我。

我想到了两个人：我爹和我娘。

这是世上最疼我的两个人。有困难，找爹娘。

可我让陆尚宫一打听，我爹娘还在外面旅游呢。

我爹偶尔给我传封信回来，几句大话空话，字迹潦草，要多敷衍有多敷衍。

我给他们传信说你们马上可以抱外孙了，我爹居然就不回信了，真让人迷惑，难道老两口害怕帮我带孩子？

唉，这届爹娘不行啊。

我只能还把花不虚找来。

我威胁他帮我出宫，不然我就揭发他偷我玉镯和金银。

花不虚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

这天，月黑风高。我把宫人都打发去睡了，自己偷偷从康孝宫的后门溜出去。门外停了一辆马车，是花不虚安排的。

马车向着大宫门方向疾驰。路上，一队夜巡侍卫把马车拦住盘查，车夫出示花府令牌，侍卫就放行了。

我舒了口气。

马车继续前行，距离大宫门越来越近。

我依稀想起，我入宫之后，再也没有出去过。

我也曾是一个豪放不羁爱自由的女子，嫁给倪俊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虽然曾经贵为皇后，记忆中倪俊待我也很好，我却总是不快乐。我也记不清是为什么，一去想过往的事，我的头就很痛。

这会儿，头又痛起来。

我深吸两口气，让自己慢慢平静。

马车已经到达大宫门，被宫门守卫拦下来。

我听见车夫说：「车里是花府夫人，这是令牌。」

宫门守卫说：「好，走吧。」

车夫扯起缰绳，「驾……」

马车却没有动。

毫无预兆，我听见了车夫的惨叫！

还没等我反应，一个守卫已经探身跳进车里来。

他抬起头，冲着我笑了笑。

居然是狗皇帝。

他在我身边坐下，马车继续前进。

「大半夜，太后这是要去哪？」

我没说话。万念俱灰，懒得开口。

「你宁肯逃跑，都不愿当朕的皇后？」

「嗯，你说对了。」

他沉默片刻，低声道：「你就把朕当成倪俊，好不好？朕不介意做他的替身，朕也愿意做你孩子的父亲，只要你留下来。」

他的姿态，从未如此卑微过。

我摇头。「做倪俊的替身，你不配。做我孩子的父亲，你更不配。」

我也不知为什么，我对他，有一股无来由的恨。我一直怀疑，倪俊的死跟他有关，我只是找不到证据。

「你就那么恨朕？」他眼睛有些红。

「是的，我要离你越远越好。」

「离开朕，想都不要想！」他蓦然发狠，把我扯过来，开始扯我的衣服。

我剧烈挣扎，抓他，打他，踢他，咬他。

他却死不放手，把我按倒在软榻上，欺身压住我，解我的衣带。

「我不玩了我不玩了！会伤到孩子！」我发觉他是来真的，连忙请求停战。

他冷笑，「朕不在乎。」

我尖叫起来，「不讲武德！滚！滚！滚！来人啊！小叔子欺负寡嫂啦！」

他用嘴堵住我的声音，狠狠咬住我的嘴唇，疼得我一个激灵。

也就在我松懈的当儿，他用力侵入我。

我扇他，推他，拍他，他愈发凶猛。

到兴头上时，他甚至把我抱起来，在我耳边说：「朕看只有让你怀上朕的孩子，你才能消停。」

十一、

皇帝把我从马车上抱下来，直接抱进了他的寝宫。

他是如此明目张胆，毫不避忌周遭人的目光。

我断定，这是个疯子。

他把我放在龙床上，俯身来吻我。

我别开脑袋，厌恶，恶心。

他停住动作，「暖阳，朕保证，这辈子再也不会伤害你了，你就再接纳一次朕，可以吗？」

我觉得他这话有点奇怪。他以前伤害过我么？我以前接纳过他么？

「朕会像以前的倪俊一样，对你好，给你爱。你打我我再也不还手了，一辈子都让着你，可以吗？」

他说完这句，我的头突然又痛起来。

这次，痛得非常强烈，整个脑袋像要炸掉。

脑袋里闪过许多模糊的片段，像一道道闪电，劈得我脑仁快裂开。

我满床打滚，用头去撞墙。他吓坏了，死死抱住我，「好了，暖阳，朕不逼你，朕不逼你，你放轻松，放轻松……」

在他的安抚下，我慢慢平静下来。

为了避免我再次发病，皇帝把我送回康孝宫。看着我安稳睡下，才默默离去。

第二天，花不虚跪在我面前，一脸心虚。

如果我没算错，我这位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至少已经背叛了我两次。第一次是把我怀孕的事告诉皇帝，第二次是把我逃跑的计划向皇帝告密。

其实我也理解他的选择。我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后，而皇帝是实权在握的皇帝。

我心平气和，给他赐座。

他小心翼翼坐了，我把手伸给他，让他给我把脉。

「请花太医帮哀家瞧瞧，胎气是否稳固。」

我担心昨夜皇帝的疯狂伤到了孩子。

花不虚摸了会儿脉，「回禀太后，孩子无虞，请太后放心。」

「如果哀家的孩子有半点闪失.....哀家就先把你宰了，再和狗皇帝同归于尽。」

花不虚吓了一跳，「太后莫说这种丧气话，要不然，臣给太后开点安胎药，按时服用，保准生个大胖孩儿。」

「准了。」

花不虚认认真真写好药方，亲自督促抓药去了。

晚上，熬好的安胎药送来了，我随手倒进花土里。这时，狗皇帝来了。

「好浓的药味儿。」他抽抽鼻子，「是花太医给开的安胎药么？」

呵，这么快什么都知道了。

他上前抱住我，头埋在我脖颈窝，「再浓的药香，也盖不住太后的香气。」

我照例举起巴掌要扇他。

他却敏捷地抓住我手腕，哈哈一笑，凑过来要亲我。

我往后仰，极力躲避他。

我想我脸上的厌恶肯定过于明显，以至于皇帝实在没法下口。

他叹道：「以前你肯定不会这样对待倪俊。」

我不耐烦：「你怎能跟他相提并论。」

他并不恼怒，却是怅惘。「朕真是嫉妒倪俊，也替他觉得惋惜。」

我更不耐烦：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提他？」

「好，不提他。」他坏笑，「咱们干正事。」

说罢一把将我扛起，走向床榻。

十二、

又是一夜疯狂。

这之后，皇帝每晚都来找我，来了就是跟我一顿虐恋情深，然后上床办事。

我说不可以，真的会伤到我的孩子。

他说没事，有花太医的保胎药，大可放心。

皇帝如此不要脸，宫里宫外所有人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为虎作伥。他们开始有意无意称呼我「皇后娘娘」，我的衣食用具仪仗也一点点降成皇后的品制。

我这个降级，真是来得莫名其妙。本来好不容易熬成了董事长，又要降成总经理？

终于，他们使出了最关键一招：要把我移出康孝宫，安置到元佳宫。

元佳宫历来是皇后的居所，当今皇帝登基后，一直是他的元妻夏小窗在住着。

我死也不搬，质问皇帝：「哀家去了，夏小窗住哪？哀家可不要跟她住一起。」

他翻着书，心不在焉地说：「她已经搬去冷宫了。」

「啊？你要不要那么渣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。」

皇帝抬眼看我，半是玩笑半是威胁，「太后不想住元佳宫，难道想去陪夏小窗住冷宫？」

我忍了又忍，告诉自己：住哪都一样，总比住冷宫好。

一番收拾之后，我住进了元佳宫。

这座宫殿，已经修葺一新，过去的痕迹都被抹去。以前，我还是倪俊的皇后时也住在这，我和他在这留下了很多回忆。如今什么都不剩下。

现在，倪俊的弟弟可以堂而皇之占有我了。

每天晚上他摆着依仗来，第二天大张旗鼓地走。有时甚至把我叫到他的寝宫过夜。

所有人都称我「皇后娘娘」，连进宫参见我的命妇都视我为皇后。

疯了，他们都疯了。

可在我心里，我永远只是倪俊的皇后。就算倪俊已经离我远去，我依然记得，我们曾经那样深爱过。

十三、

这天，皇帝又让我去他的寝宫。夜里和我闹腾完，他沉沉睡去。

我推他，他嘟囔着翻了个身。

我悄悄下床，走出去。

我来到他的书房，在案牍间翻找。

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找啥，就是想找点儿证据出来，证明我的一个猜想。

我猜想，先帝倪俊的死，不是那么简单。

三个月前，倪俊铲除奸臣夏乘凉之后，突然驾崩，死因不明。而所有人对此极为低调，甚至没有国丧。

我想知道，三个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更想知道，倪俊的死，是否跟当今皇帝有关。

我心里有一个阴暗的想法——也许，是弟弟害死了哥哥.....

很巧，我在书桌底下摸到一个暗屉。

打开暗屉，里面放着一张红色的信笺，用镇纸仔细压着。

我把信笺拿出来，发现这好像是.....

一张合婚庚帖。

我打开来，读起上面的字。

字不多，我一个字一个字读得很用力。读到最后，我浑身的血都凉了。

我呆呆站立着。

「暖阳，你在干什么？」身后，传来皇帝的声音。

我缓慢转回身，他看到我手中的合婚庚帖，脸色骤变，冲上来抢夺。

我迅速后退，看到书架上摆着一支短剑，抢上几步把剑抽出，指着他——

「你别过来！」

「好，朕不过来，暖阳，你先冷静。」

「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」我举起合婚庚帖。

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恐惧。

「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！」我大声问道。

「如你所见。」他吐气，目光变得坦然，「这是我娶你时，咱们二人的合婚庚帖。」

他，娶我？我们二人的，合婚庚帖？

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。

「不对，不对。」我头痛起来，思绪有点乱，「你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朕是倪俊。」他平静地说出这个名字。

却如一道惊雷，劈得我神魂崩裂。

「你放屁！」我嘶吼，「你是他弟弟！你不许冒充他！」

「倪俊没有弟弟。」他继续平地起惊雷。

我捂住脑袋，使劲摇头，「不对！你说得不对！」

他反问：「那你说，朕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被问住了。他叫什么？我好像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。

不对，这不对。

「那我我是谁？」我茫然。

「你.....」他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告诉我：

「你是夏小窗。」

十四、

合婚庚帖上，写的正是倪俊和夏小窗的生辰八字，落款是两年前。

而我，就是在两年前嫁给倪俊的。

难道，我就是夏小窗，夏小窗就是我？

不对，不对，我明明是向暖阳。夏小窗是这个人的妻子，而我是倪俊的妻子。

他在胡说八道！

「夏小窗，字暖阳，你的父亲名叫夏乘凉，母亲名叫向风雨。」他苦笑，「我叫倪俊，你的夫君。」

我彻底被他搞乱了。我爹怎么可能是大奸臣夏乘凉，我爹是，我爹是，是.....

我爹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

到底怎么回事，我的记忆全乱了.....

「你把剑放下，朕告诉你怎么回事。」他诚恳地说。

我考虑了一会儿，把剑放下。

他走过来，把我揽入怀里。

「小窗，事情是这样的.....」

他告诉我，三个月前，柔嫔李子柔把我从台阶上推下去，我后脑着地，受了重伤。

醒来之后，记忆就完全乱了。

我在自己脑海中，生造出一个叫「向暖阳」的人，夏小窗被分裂出去，成了另一个人。

好端端的倪俊，在我的幻想中「驾崩」了，我把自己当成了「太后」，把眼前的皇帝当成了倪俊的弟弟。而这「弟弟」又是我的「前未婚夫」，我的本尊夏小窗则成了「小三」上位。

更惨的是我爹夏乘凉，好好一个退休老干部，硬是被我幻想成贪恋权位的「大奸臣」，还被「先帝」灭了满门。

我对这套幻想出来的东西十分坚定，如果有人尝试纠正，我就会剧烈头痛，痛不欲生。

后来，太医花不虚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：让一切顺着我的幻想来，再慢慢扭转现实。

倪俊为了治好我，也只能采纳他的办法，「屈尊」当了倪俊的「弟弟」，让我体验了一把「史上最年轻的太后」。

而宫里所有人，都在配合皇帝演戏。

这也解释了很多疑问——

为什么所有人对倪俊与我的「不伦奸情」视而不见。

为什么他们有时会「误」把我或夏小窗称作皇后。

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见夏小窗。

为什么我和夏小窗是同一天生辰。

为什么我怀孕，夏小窗也怀孕。

因为，我和夏小窗是同一个人。

她是我，我是她。

我以为别人都是疯子，其实我才是真正的疯子。

我想起柔嫔被打入冷宫前骂的那句：「你这个疯子！」

原来，她才是唯一说了真话的人。

那么，我的孩子呢？

倪俊告诉我：「小窗，你并没有身孕。」

怀孕，也是我假想出来的。真棒。

倪俊惋惜地说，之前我确实怀了孕，但被李子柔从台阶上推下去之后，孩子没了。

这些记忆我都丢失了，潜意识里却依然留恋着孩子，就开始幻想自己怀孕。花不虚把这个情况给倪俊汇报后，他不忍戳破，让花不虚暂时稳住我。

然后，他「亲自上阵」，想办法让我快点有孕，把假的变成真的。

「说来朕每天晚上很累的。」他跟我叫苦。

我撇嘴，「哀家看皇上明明很享受啊。」

「还敢跟朕称哀家。」他在我脑门上猛敲一记。

我迅速回敬了他一记，「哀家还敢打你呢！」

他哈哈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忽然问我：「小窗，你想起什么没有？」

我摇头，真的想不起来了，如果用力想，就会头痛。

「想不起来就算了。」他抱住我，「咱们丢失了过去，但还有未来。未来，朕会把幸福和快乐都补偿给你。」

十五、

很快到了夏天，昼长夜短，鸟语花香。

我和倪俊的小日子，平安顺遂有滋有味，还时常互殴一下，增进感情。

当倪俊「回归」倪俊之后，他又变回了我记忆中那个温柔深情的夫君。

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，但这些不愉快都过去了。一切都是柔嫔李子柔的错。

最早是李子柔横插一脚，差点破坏了我与倪俊的姻缘。

后来是李子柔出于嫉妒把我推下台阶，害我小产和失忆。

「都过去了，小窗。」倪俊安慰我，「李子柔会在冷宫里度过余生。」

我唯一就是有点想我爹娘。他们在外边玩得太高兴，不舍得回来。

倪俊数次派人去寻他们，都只带回我爹字迹潦草的书信。

信里无非是「要开心哟」「照顾好自己」「多加餐饭」之类的大话空话。

「啧，你这爹娘真不行。」倪俊摇头。

我问：「那我弟弟夏至呢？我能不能见见他？」

夏至是我爹小妾生的，跟我关系也不亲，我难得想起他。

倪俊犹豫了一下，「朕把夏至派出去督军了，锻炼锻炼，将来好接你父亲的班。」

我疑惑，倪俊咋想的，夏至是个不学无术的小纨绔，倪俊还期待他当宰相么？

「别老惦记着你那些无情无义的娘家人，多惦记惦记朕不好么……」他语气酸酸，「朕跟你，还有咱们的孩儿，才是一家人。」

他头埋在我怀里，抚摸我的肚子，仿佛里面真有个孩儿似的。

我笑着推他胸口，「走开啦，好热。」

他忽然猛咳起来。

我感觉他面色不太对，「皇上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。朕最近就是有点乏力，咳嗽。许是中暑了。」

我叫来花不虚给倪俊看脉，花不虚也说是中暑，开了几味去暑药。

这是个酷热而平静的夏天，前朝后宫一派和谐，风雨阴翳都已散去，阳光之下，没有谎言和假象。

唯一令人担忧的，是皇帝龙体有恙。

自那次中暑之后，倪俊一直在吃药调养。随着三伏过去，暑气渐退，他的病没好转，反倒越来越重，入秋时，竟至卧床不起。

我衣不解带照顾他，为他寻遍名医，他却日渐一日衰弱下去。

他治好了我，我却治不好他。

「没事，小窗，不哭。」他抹去我的泪，「朕底子好，你打朕打得那么狠，朕不都扛过来了。」

「那我再多打你几下，能把你打好么？」我哽咽。

「来吧，使劲打。」他把脸凑过来。

我扬起手，想狠狠打这个家伙。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

十六、

半年后，十二月二十八这一夜，大雪。我熬好药端到倪俊寝宫，很远就听见他的咳嗽声。

他斜靠在龙床上，见我来了，清俊苍白的脸绽出一缕笑容，「小窗。」

我坐在床边，把药一勺一勺给他喂下去。

喝完药，我俩相对默默良久。

「小窗，若朕……」他声轻如噫语，「你该怎么办？」

「你若怎样？」

「若朕，撑不过去……」

我低下头，哀然抽泣。

渐渐地，抽泣变成了痛哭，痛哭又变成了冷笑。

「哈哈。」我越笑越大声，八颗门牙都露出来了。

倪俊由痛惜变错愕。

「小窗，你没事吧，莫不是旧病复发，又疯了？」

「皇上，我这次没有疯。」我笑望着他，「清醒得很，这辈子从未有这样清醒过。」

迎着 he 狐疑的目光，我万分笃定道：

「若你撑不过去，驾崩了，我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会成为太后，真正的太后。」

「……是你给朕下毒？」

我把手里的药碗晃了晃，「这是最后一碗，送皇上上路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你真的以为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我的爹娘早死了，我家十八口人全死了，被你枭首示众！你都忘了吗？」

屋外大雪纷飞，屋内烛火温馨。帝后相对而坐，窃窃私语，远远看去恩爱至极。

倪俊猛咳起来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溅在我的凤袍上。

而我爹娘的鲜血，也曾溅在他的龙袍上。

什么我爹娘远行，净是他骗我的招数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爹娘永远不会回来了，我永远见不到他们了！

我爹写给我的那些潦草家信，一看就是临死之前，时间紧迫，匆匆给我留下的遗书！

倪俊脸色灰白，沉默不语。

我倒希望他说些什么，留点遗言供我日后怀念。

「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」他平淡地问我。

「前不久才慢慢想起。」

起初，我确实是疯了，记忆错乱了，任他随意摆布。在他告诉我「真相」后，我也一时相信了他。

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为什么我心里，一直对他有股莫名的恨意？我和他在一起时，为什么不由自主地厌恶，惧怕，抗拒？

如果我还像过去那样单纯地爱着倪俊，如果我只是被李子柔陷害摔坏了脑袋，那我这些情绪又是从何而来？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

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回忆。每次回忆，都伴随剧烈的头痛。

慢慢地，我终于突破脑海中的重重迷雾，抓住了真相的暗影。

而这真相，过于残酷血腥，直令我肝胆寸裂，心碎肠断。

十七、

去年十二月，我，皇后夏小窗，彻底失宠，皇帝倪俊不再踏足我的元佳宫。

十二月初八，我三叔以私藏兵甲的罪名，被押赴刑场。我跪在倪俊的书房外求见。雪下得很大，我跪成了雪人，他都不肯见我。

十二月初九，我二伯被杀。

十二月十一，我三个表兄弟同日被杀。

十二月十五，柔贵妃向皇帝诬告：皇后勾结其父，意图谋反。

倪俊当众扇了我一耳刮子，特别狠，打得我嘴角开裂。

十二月十六，我被打入冷宫。

内司监大主管王金山断了我的饮食。挨饿七天后，我腹中两个月的胎儿小产。

十二月二十八，花不虚把我救出冷宫。

我扮作小医馆，与花不虚策马狂奔。我满心想着尽快与爹娘团聚，然后全家逃离。

出了大宫门，我勒住马。我看到宫门口立了好几根高高的竹竿。

每一根竹竿上，挂了一颗人头。

第一根竹竿，挂着我爹夏乘凉的人头。

第二根竹竿，挂着我娘向风雨的人头。

第三根竹竿，挂着我十四岁弟弟夏至的人头。

.....

我脑中似有雷声劈过，接着是一片死寂。我的灵魂被剥离出来，变成一朵雪花飘在半空。

花不虚摇晃我，呼喊我，我却什么都听不到。我心里在想，如果我就此疯了，是不是再也不会痛苦？

我小时候听奶娘讲故事，故事里的反派，首级被割下来，挂在闹市示众，这叫「梟首」。

一直以为只是故事，如今这酷刑却让我全家人真实地承受了。

而做这件事的人，正是我挚爱的夫君，帝王倪俊。

「夏小窗！」

我仿佛听见他在叫我。

我回头，他真的追来了。

两年前，我爹不让我嫁给他，说他城府太深。他穷追不舍，把我追到了手。

两年后，他把我爹的脑袋挂在竹竿上。我爹双目圆睁，怔怔望着他这对女儿女婿。

胯下的马儿突然受惊，扬起前蹄。我闭上眼，松开缰绳，从马背上摔下。

落地时，倪俊把我接住了。

我狠狠甩他一耳刮子。这是我第一次打他。

他眼圈通红，抓住我的手，又往他自己脸上甩了三巴掌。

「小窗，你用力打我，我给你打一辈子、骂一辈子，让你撒一辈子气，好不好？」

「滚。」我低吼，眼泪滚出眼眶。

我饿了好多天，又刚刚小产，加上这样惨绝人寰的刺激，只觉得一口气没提上来，眼前一黑。

等我醒来，躺在元佳宫的床上，倪俊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。

我流泪，他也流泪。

「小窗，朕真的没有办法了.....」倪俊沙哑道，「夏乘凉准备谋反篡位了，他家里藏着五千套兵甲、两万只弓箭，朕若再不动手，怕是死无葬身之地。」

我问他：「你早都开始谋划了，对不对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从何时开始的？」

「从.....登基开始。」

从登基开始吗？那么在登基之前，他对我又有几分真心？

两年前他娶我时，还只是个闲散皇子，与我爹无冤无仇。我宁愿相信，那时他只是单纯地喜欢着我。

是皇位，是他身上这一袭龙袍，将我心爱的倪俊变得面目全非。他一登基就开始筹谋扳倒我家，暗中策划着这一场屠杀，却还能日日坦然面对我，与我夫妻恩爱，与我床第之欢，与我畅想各种美好的未来。

直到一个月前，万事俱备，他开始动手。为了争取后宫前朝的人心，他与我翻脸。

诬告我与夏家内外勾结的柔贵妃，也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。

他把我高高捧起，又狠狠摔下。我的荣宠与没落，我的感情、我的人生，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
最终他铲除了奸臣，成了臣民眼中的圣明之主。可于我来说，他是我再也不想触碰的噩梦。

「你滚，永永远远地滚。」我闭上眼，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你。」

十八、

「我那么优秀，那么努力，到头来只是个贵妃。而你，罪臣之女，凭什么就能安享皇后之位？」

贵妃李子柔跑到元佳宫来，撕下贤淑的伪装，开始尽情发泄。

我站在台阶上，俯视着她的狰狞面目，我只觉得她傻。

她想要这个皇后之位么？她知道这个位置代表着什么？

倪俊还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时，重臣之女没人愿意嫁给他，我却觉得遇见他是天大的幸运。

后来他成了皇帝，人人都挤破脑袋想做他的皇后，而我这个皇后，都遭受了些什么？

也许是我眼里流露出的不屑，再一次刺痛了李子柔。她怒不可遏，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，用力一拽。

我从高高的台阶上跌了下去。

落地的时候，后脑着地。

被救过来之后，我脑子就坏掉了，整个人疯了。

我疯得很独特，看上去像个正常人，灵魂却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。

我幻想倪俊已经死了。也许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获得平静。

而现实中这个模样与倪俊酷似的皇帝，我凭空想象成了他的弟弟。

我幻想自己是一个叫向暖阳的人，家世优越美满，父母健康快乐。夏小窗的悲剧只是别人家的故事。

三个月里，我就活在自己的幻想中。

可是记忆能够改变，恨意无法抹去。我莫名其妙憎恨着一些人，比如虐待过我的内司监大总管王金山，比如害过我的柔贵妃。我成为「太后」之后，对他们看似毫无来由的敌意，其实是一个被害者的本能反应。

最最可笑的是，柔贵妃让我跌下台阶，受到的惩罚只是被降为柔嫔，继续潇洒恣意。

我还恨夏小窗，因为我恨我自己。

我最恨的是当今皇帝，他杀了我的亲人，也杀了我心里那个温柔深情的倪俊。

而这个皇帝，他贪得无厌，步步为营。我的疯傻居然成了他洗白自己的机会，把罪责都推到李子柔身上，用一个个谎言重塑我的记忆，妄想让我重新接受皇后的身份，以为如此就能将我们的感情「挽回」。

最近他一遍遍装作不经意地问我「是不是想起了什么」，并非出于关心，而是出于恐惧。

他恐惧的事，终于还是发生了——我完整地回忆起了这一切。

重拾记忆，就等于心重新碎一遍，灵魂重新被穿透一次，重新经历一遍人生的至苦至痛。

与此同时，心中的杀意如滔天巨浪，汹涌而至。

我记得我跟倪俊说过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他，否则我会杀了他。

我说到做到。

毒药是花不虚给我的，我每天放在倪俊的汤药里，亲手喂他喝下去。

他在我眼前慢慢中毒，衰弱。我竟无动于衷。我想我真的是疯了，不管不顾，至死方休。

直到今夜，他喝下最后一服毒药，我们的缘分也终到尽头。

血不断从他口中涌出，他断断续续道：「朕.....与小窗.....曾经很好，很好.....」

「朕一直.....爱着小窗.....可是.....」

可是，你是皇帝，你很无奈。我懂，我都懂。

我笑。

他目光悲凉，颤抖地抬起手，貌似要给我一耳刮子。

却在碰到我的一刹那，手轻轻掉落。

他平静望着我，瞳孔中光芒散去，剩下一片无底深渊。

十九、

先帝的葬礼上，众人嚎啕痛苦，只有我在笑。

笑着笑着，泪如雨下。

我是史上最年轻的太后，现在正把皇帝抱在怀里。

小皇帝刚满百天，是柔嫔在冷宫生下的孩子，先帝倪俊唯一的骨血。

当年，倪俊刚刚登基十天，就纳了李侍中的女儿李子柔，册封为柔贵妃，百般恩宠。他说他需要柔贵妃母家的支持。

我理解他的难处，把这委屈忍下了。可没想到，他的算盘竟是联合柔贵妃和她的家人，来对付我和我的家人。

这番深情，我成全他们。倪俊驾崩的第二天，柔嫔自杀殉葬。我把她与倪俊合葬，愿他们在地下百年好合。

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这个疯子，终于平静了。

可不知是我的幻觉还是什么，我总觉得倪俊阴魂不散。他好像一直在哪个角落里注视着我，等待着我。

后来，他变本加厉，开始跑来梦里找我，与我吵吵闹闹，暴力互殴。每一次被我打了耳刮子，他就指着我骂道：

「向暖阳，你这个悍妇！」

番外

一、

倪俊隔着屏风，听她轻哄孩儿睡觉。她是那样温柔平和，一点也不像个疯子。

每天下了早朝，他都会来元佳宫待很久。就隔着屏风，聆听着她，注视着她。

他很想走过去，闻一闻她身上的香气，和她一起哄孩儿睡觉。

可他不能。

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不能抱着她和孩儿，享受一家三口的幸福美好。只能躲在屏风后，悄悄地陪伴她。

人生有得必有失，做一个帝王更是如此。

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当初对夏家动手时，没有丝毫犹豫。

登基后，他立即感受到了夏乘凉的威胁。他发现，这个老宰相的肚子里，撑的不是船，而是狼子野心。

要想保住皇位、保住祖宗基业，必须把夏家连根拔起。

但这势必伤害他心爱的女人。会伤到什么程度，他没敢多想。

怕想多了，就下不去手了。

他绸缪两年，没对她泄露丝毫心机。等到开始动手，突然变脸。

从动手到夏家被彻底铲除，整整一个月，他没有片刻心软。

哪怕心里痛得发慌，他都会强忍着。她在书房外冒雪求见也好，她被诬告也好，被打入冷宫也好，小产也好.....他都不能在意，不能动摇。

但凡他对她表露出一点点顾念或怜惜，后宫前朝就会感受到风向，人心会摇摆。功败垂成，一瞬之间。

他总安慰自己：日后一定补偿她。

至于能不能补偿，怎么补偿，他也不敢多想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在焦灼等待了一整夜之后，心腹来报：夏乘凉及其党羽伏诛。

倪俊长舒一口气。

心腹又呈给他一沓信件：「夏乘凉临死前，请求臣将这些信转交给陛下，他说陛下可能会用到。」

他打开信笺，每封信上都是潦草几个字：「丫头要开心哟」「多加餐饭」「爹娘很好，勿念」.....

他明白了，这些信是一个父亲写给女儿的。

夏乘凉再奸恶，也有舐犊之情。他不希望身怀有孕的女儿知道全家的惨剧，就想出了这种招数来隐瞒她。

夏乘凉也预料到，自己的皇帝女婿一定会配合岳丈演好这出戏。

倪俊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，平静接受众人的恭维庆贺。心里却慌得不行。他要去见她了，可该怎么瞒过她？

他还没想出对策，就得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：她跑了。

他立即去追，追到大宫门外，看到了她。

她正望着竹竿上的人头发呆。

他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

「夏小窗！」他喊她。

她回过头，望了他一眼。那眼神，让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可还是得硬着头皮去挽回。否则还能怎么办？事已至此。

二、

果然，她不肯原谅他了，不再接纳他了。她看他的目光，像一把刀子。

他被她赶出元佳宫。他独自走在冷风中，突然很怕自己会孤独终老。

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柔贵妃却来了个「神助攻」，将夏小窗拽下台阶。

夏小窗摔坏脑袋，疯了。

她记忆错乱，而且把最可怕的部分全给忘掉了。

这对他来说，简直是福报，是老天爷在帮他。

接下来，他就要好好利用夏小窗的疯傻，给她重新塑造一个岁月静好的世界。

只要能补偿她、挽回她，他愿倾尽全力。让她当当「太后」又怎样。

他特意扮演「皇弟」，陪她扮演「太后」。他还要求阖宫上下都配合他演戏，说漏嘴的严惩不贷。

被降了位份的李子柔，到底是个蠢货。居然当着夏小窗的面说「你这个疯子」。他颇为生气，又怕柔嫔抖落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当晚就命人去冷宫把她勒死了。

如此严防死守，一时居然把夏小窗唬住了。也是，她神志不清，没有能力判断真假。

可这种把戏也演不了太久，他必须尽快让她回归皇后身份。他妄想着能回到从前，从头开始。

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成功之际，老天爷收回了对他的眷顾。

她发现了合婚庚帖。她的记忆叫嚣着要回来。

他恐惧，慌乱，却还抱着一丝侥幸。口口声声把「真相」告诉她，却一半真一半假，并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柔嫔身上。

她好像信了，又好像不信。他也不敢多问。

他病倒后，她每日把药送到他嘴边。当他发现药里有毒时，他明白，她的记忆彻底回来了，真正的夏小窗，回来了。

而这个夏小窗是如此恨他，竟要置他于死地。

他每日喝着她亲手喂的毒药——只是她以为的毒药。

花不虚给她的毒药，怎么可能是真毒药。只会让他看上去面色苍白，显得虚弱。

他品尝着药的苦涩，凝望着她平静如水的眼眸，他能想象这平静之下是怎样的滔天之恨。

这仇恨蒙蔽着她的心智，吞噬着她的灵魂，让她深陷幻梦，直至疯魔。

可如果他的「死」，能让她好过点，那他也只能把戏继续演下去。

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她全家人的一周年忌日，她亲眼看着他「死」去。

也就在这个雪夜，她临盆，生下一个孩儿。

而她对此毫无所觉。

她的疯病已经越来越严重，从怀胎到分娩都没有任何记忆。在她的幻梦里，孩子是柔嫔生的，倪俊已经死了，孩子成为新帝，她是史上最年轻的太后。

但在梦境之外，那个真实的宫墙之内，倪俊依旧是帝王，夏小窗依旧是皇后，他们生了一个孩子，襁褓里就封为太子。是世人眼中的典范之家。

他在屏风后默立良久，离去。

花不虚跟在他身后：「皇上，臣近日找到一种奇方妙药，也许可以根治皇后娘娘的失心疯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皇帝说，「如果她自己不想醒来，什么药都治不好。」

何况.....就算治好了她的疯，也治不好她的恨。清醒过来她只会更加痛苦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倪俊胆子大了些，从屏风后大大方方走出来。她看到他，也不惊讶，认为自己是在做梦。

她冲上来给他一耳刮子，「狗皇帝，怎么才来梦里拜见哀家？」

他轻轻还她一耳刮子，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」

两个人开始互殴。他被打急了，就指着她骂道：「向暖阳，你这个悍妇！」

小太子在一旁直乐呵，奶声奶气地咯咯笑。

他忽然想明白了，人生就是一场场幻梦。也许在另一个梦里，他真的是倪俊的「弟弟」，她真的是「太后」向暖阳。

他与她之间无情，无怨，无恨，无悔，却有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。

(番外完)

